



梅兰芳书法

往事

魏欣

并不古老
目光流转处
花开花落

蓝色的天空
依旧清爽
浮尘沾染的花瓣
在文字的抒情下沉睡

我坐着
手中没有莲花
永远不说
我要去哪里

回首之际
一份轻盈与沉重
季节一般的飘落

为你的生日
——写给朋友

春天的一片花香
在鸟语里跳跃
窗口,有明媚的暖阳
跳入眼帘

这个日子属于你
笑容落下一朵花
这个日子是你的,也是我的
让我们举杯相庆
把所有的过往一饮而尽

别一种思念

不是走了
就想不起你
我的衣袖轻挥
有你的花香
在衣袖停留

这花香
是四季的精酿
动人的芬芳
只是抬手嗅嗅
就已微醉

新书架

《一将难求》

刘文莉

这是作家张正隆继《枪杆子1949》《雪白血红》之后推出的又一军事力作。文字通俗优美,细节感人生动。十几个传主看似没有联系,实则全书内在统一,通过对四野名将的书写,达到书写战争、书写历史的高度。

书中描写了“四野”有赫赫战功的刘亚楼、贺晋年、刘震等十几位军事指挥员的经典战例、战绩、人生沉浮。还有“万岁军”军长梁兴初、儒将李天佑、旗官丁胜、“好战分子”李伟、虎将胡奇才、“旋风司令”韩先楚、文武双全邓华、威猛贺晋年、王牌参谋长解方,“能抵十万兵”苏静。

作者张正隆用了多年时间遍访大半个中国,到处寻找那些战争的亲历者以及四野名将的后人,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下那些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以及那场战争亲历者用枪杆子打江山的刻骨铭心。这本书的真实性、文学性、深邃性毋庸置疑。

书中首次公开发表的来自于四野名将身后的百余幅珍贵的老照片使它拥有了极高的珍藏价值。不但对“四野”迷是种福利,对任何读者都是一顿饕餮盛宴。

商都钟鼓

杂文无需抹上糖衣

王跃文

我一直不太分得清杂文和随笔的区别,或许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一类文字,即随心所欲而直抒胸臆的文字。似乎纯粹意义上的散文应该另有面目,散文在我看来须具美文特质,可以拿去做中小学语文课本。所谓课本,文本上要能提供范式,内容上要经得起挑剔。杂文之类,大多不适宜作中小学课文。

因为这种肤浅而直观的认识,我的所有创作都很令自己羞愧。写了小说,我会想:这样的小说能让没长大的孩子看吗?写了杂文,我更会想:这样的文字未成年最好别看。为什么会如此?原来成人世界有太多见不得阳光的东西,过早让孩子们看到未必是件好事。尽管人生总有梦醒时分,孩子们还是在美梦里久待些日子吧。

中国成年人大多是越成熟越虚伪,很多时候讲到所谓成熟其实就是虚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很多情况下扮演的是并不光彩的角色;可是,我们不忘在孩子们面前扮天使,还要用世界上最高的道理教育孩子;而且,我们知道孩子们未来之路也许更邪恶,也仍然会拿最纯洁的人生哲学哺育他们。

向邪恶的让步和妥协,这是中国现实暂时的特例,还是整个人类的宿命?依我之拙狭见识,目前之中国,羞于让孩子们看到的太多了。

有时我会这么想:成年人如何判断自己言行,无需做太深奥的分析论证,只需想想能否过得了自家孩子的眼!近三十年,中国有很多家族财富上崛起,一人可开几代人的幸福。但是,这类人中间,很多人在家族中的未来显祖形象是需要重新建构的。

杂文便是这类文字:既不替现实涂抹迷人的油彩,也不为未来虚构光辉的显祖。其实可以说得简单些:杂文就是说真话。可是作为一个定义判断,这话说得容易让人钻空子。有人会说:说好话也是说真话,难道说真话只能是批判吗?我们太熟悉有些人的所谓真话了。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段子说,有人批评领导:您这么不爱惜身体,这是对革命事业极不负责的为!这样的真话,还是不说为好。

曾见识过一种新的杂文理论:杂文也可以和风细雨!拿年轻人的网语说:这话就有些歪搞了!用这种新的杂文标准衡量,批评领导不爱惜身

体,也是极不妥当的,它有违和风细雨之精神。和风细雨之杂文,大概同某个时期的忠字舞异曲同工。我以为,杂文除了批判,没有其他存在的意义。鲁迅先生所谓投枪和匕首,应是对杂文的经典定义。任何时代都需要鲁迅式的杂文,和风细雨论不过是奴才的献媚罢了。

我总不相信人心会永远如此堕落下去。今后的人们大可忘记某类显祖,也不必去虚构他们的神武圣明。善于健忘的中国人,索性多忘记些不必继承的东西,于未来是有益的。虽自古有道文章千古事,但我对文章的功用总是怀疑的。写锦绣文章而满腹杂碎的人多了去了,何谈文章真能轻易塑造谁的灵魂?但是,只要有道德良心在,总有文章要写的。杂文的眼眸,专要看世上的不好。好的东西,倒真可以留给和风细雨去。杂文是成年人的苦药,不必管他们爱不爱吃,不必包上哄小孩的糖衣。倘若成年人吃不得苦药,正道就真没救了。



回龙秋色 王国强 摄影

郑州地理

郑州胡同之最 (二)

王瑞明 杜丰涛

最宽的胡同

刘家胡同位于西大街中段路南,南起砖牌坊街,北至西大街。民国初年叫穿心胡同,因该胡同是在西大街的正中心向南穿过去到砖牌坊街的小通道。民国初年,该胡同里居住刘姓做生意的居民较多,遂习惯称之为刘家胡同,沿袭至今。现已发展为长200米,宽8米,高楼林立的胡同小区了。

最具魅力的胡同

代书胡同位于老城内管城街西边,西大街中段路北。明清时,这里东北不远处是州府衙门的法院西街,还设有监狱、管衙署。民国初,建有郑县法院。得地利之便,打官司的人得写状纸,有的文人开始聚集在这里代写状纸,有的还在自家门口挂一“代书处”的牌子,来招揽生意。从此这里代书处人越来越多,形成一条长260米、宽4米、呈“厂”形的小街,就叫代书胡同,沿用至今。现在已是具有现代气息的代书胡同社区办公区。胡同的管理者,不惜花费,在代书胡同迎门下坡处,设了一片文化墙,墙上有“代书胡同小记”的介绍,塑有郑板桥手持“难得糊涂”的雕像,周围搞得古色古香,美观整洁。许多

老郑州人和四面八方的外地朋友来到这幽静的胡同,体验古朴的老郑州生活。让这些文化迥异的四方来客流连忘返,连声称赞:这种胡同文化太有魅力了。

最多的胡同地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边的南学街南,从东到西排列有一至五道胡同,实属少有,被誉为在同一条街上胡同最多的地域。它们是:一道胡同(又叫头道胡同),南起南门外西拐,北至南学街,长120米,宽4米,是位于南学街南侧的第三个胡同。该街原为孙家胡同,后以方位、序数定名为三道胡同。四道胡同,南起南门外西拐,北至南学街,长130米,宽4米,是位于南学街南侧的第四个胡同。该街原为孙家胡同,后以方位、序数定名为四道胡同。五道胡同,南起南城墙,北至南学街,长120米,宽4米,是位于南学街南侧的第五个胡同。该街原为梨花巷,后以方位、序数定名为五道胡同,沿用至今。

120米,宽4米,是位于南学街南侧的第二个胡同。该街原为上元巷,后来以方位、序数定名为二道胡同。在旧城改造中,现已拆建为住宅楼群,成为二道胡同小区。三道胡同,南起南门外西拐,北至南学街,长120米,宽4米,是位于南学街南侧的第四个胡同。该街原为孙家胡同,后以方位、序数定名为四道胡同。五道胡同,南起南城墙,北至南学街,长120米,宽4米,是位于南学街南侧的第五个胡同。该街原为梨花巷,后以方位、序数定名为五道胡同,沿用至今。

看展不光是阳春白雪地欣赏艺术,还有尴尬品鉴异域文化的时候。有一年,我去法兰克福看展。那一次时间紧,房子特别难找,我们一行住到了200公里外的一个小城市里。当时心想每天要闻鸡起舞了。还好提前一天,有个朋友给我电话:可帮你们找着法兰克福内住的地方了!地址在哪里,快去!我们特别兴奋,退了房抱大包小包就踏上了出租车。一说地址,司机看了看我们,没说什么,给油开路。历经200公里,杀入一片街区的正中央。

我往左边看,巨大的S形身材裸女霓虹灯招牌;往右边看,一排足足妇女在街边盈盈浅笑手勾你。除了没有阿姆斯特丹的橱窗秀,一切都证明我们来到了红灯区。一路沉默的司机转过头用德语跟我们的翻译说:“先生,这个地方不安全,我建议你们把行李放到酒店,再过来享受。”翻译同志指着旁边一层妓院,五层客房的楼,沉着地说:“我们住这儿。”司机带着“这帮亚洲客人太牛了,好不容易出国几天就扎根于妓院。他们的国家禁欲到什么程度”的表情,落荒而逃。可惜我们辜负了司机的期望,光顾看展,没光顾妓院。最后,我们必须看展了,大家说放枪一下吧,我一定要看一行都是好同志,也辜负了读者期望,还是没去我们酒店的一层放松。我们到了两小时车程外的度假胜地巴登巴登,来到一个著名的露天游泳池,水清流非常好。游累了想去蒸桑拿,找路标,发现一个牌子指向桑拿房,但上边还有符号:一个裤衩,上面一个叉子。不让穿内裤?那桑拿浴中呵。

文苑撷英

千秋菊花诗

张明源

菊花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一。菊花开放在深秋,不畏风霜,被视为孤标傲世、高风亮节的象征,历代文人雅士有许多吟咏菊花的名诗流传后世。

回味无穷、想象深远,增强了诗句的艺术感染力。

宋代大文学家王安石的《城东寺菊》则是另一种写法:“黄花漠漠弄秋晖,无数蜜蜂上飞。不忍独醒孤去,殷勤为折一枝归。”秋景宜人,金菊怒放,许多蜜蜂被菊花的浓郁香气吸引,围绕花朵飞来飞去。菊花如此美艳馨香,诗人怎么舍得离去呢?只好折下一支带回,时时观赏相伴。此处虽然写的是城东寺的菊花,但是没有具体的形态描写,通过蜜蜂飞舞衬托出菊花的馨香馥郁,通过诗人的恋恋不舍衬托出菊花的冷艳动人,此处无声胜有声,构思巧妙、形象逼真、意境幽远,不愧神来之笔。

宋代另一杰出文学家苏轼的《赵昌寒菊》是这样写的:“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用轻肌、弱骨等字眼对菊花赋予了拟人化的描绘,用金蕊、流霞等词语逼真地渲染出菊花的优雅芳姿。诗人在遣词造句之间对菊花融入了浓郁的情感,赞赏菊花还是延年益寿的良药,她在百草摧折时才开始绽放,对菊花的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菊花的高洁品性赞叹有加。

宋代女诗人朱淑贞在《菊花》诗中写道:“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犹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在赞菊花品类之多、色彩之繁的同时,又将迟开的菊花喻为入应保持的晚节,表达了诗人宁可固守高尚的信念“枝头老”,也不屑随波逐流改变自己操守的坚贞品德和凛然气节。

范沉香虽然挂帅四方、神通八面,却从不做违背纲常之事。在他眼里,顾九芝是同业泰斗。虽然为人宽厚,颇有长者之风,他也不勉强他做违心之事。大事小情,能和他讲的,他事前都要同他商量,不能讲的,事后有什么好处,他也从不独吞,总要设法送上顾九芝该得的一份。他说,自己的地位是靠顾九芝得到的,所以,永远不能对不起顾九芝。这样一来,顾九芝自然也就任他去施展,不掣他的肘,后来,见他越干越招摇,名气也越来越逼近自己,便想出个笼络之计,向范沉香提出要自己一个孀居的小妹顾紫苑嫁给他,说是妻妾均无妨。范沉香受宠若惊的同时,却也明白顾九芝的用意,便求得柳含烟的谅解,将顾紫苑迎娶过来,与柳含烟不分大小,像何若茵与韩玉蕊一样,姐妹相称。

御医长孙供假药欺骗志愿军被抓

1952年的春节似乎比往年的春节更热闹。从一进小年到正月初五,每天都有爆竹声噼啪作响。所以会如此热闹,是因为在通常的节日庆祝活动之外,又增加了为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有功人员往家里送立功喜报的活动。年届九十的范沉香依然精神矍铄,他一直干到七十三岁才把上海、武汉两处的药堂放手交给了长子范药圣与次子范药佛经营,然后就在上海、北京两地安享晚年。

这天,程若东、程若西兄妹街头演出话剧回来,有意逗太外公一乐,便化着装来到范沉香的卧房,突然袭击式地为他表演了一番。范沉香开心大笑之余,才意识到天下还没太平,在他们全家欢度春节的时候,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还在浴血奋战,便很感慨。正在这时,柳含烟慌慌张张跑进了进来,朝范沉香嚷道:“药圣和药佛出事!”

“你说什么?”范沉香老年迟钝,一下子接受不了柳含烟的突如其来消息,大声问。

柳含烟哭诉道:“刚才鹤年堂来人,说小东他爸让公安局抓走了。还说上海、武汉那边,药圣和药佛也让公安局抓走了,说他们三个合伙用假药骗志愿军!”

“啊?!”范沉香大吃一惊,“竟有这事儿?”

先农坛外的低矮建筑群落中,最为醒目的就属北京监狱高大而镶着电网的灰砖围墙。范沉香做梦也没想到,耄耋之年,他会在女婿程少伯的陪同下,到此一游。

当时的探视还不是窗口对话的形式,而是简易的桌桌条凳隔桌对坐的原式。

程杏元一夜之间憔悴了许多。由于案情严重,不仅戴了手铐,还戴了脚镣,更显得狼狈不堪。见了父亲与外公,顿时泪如泉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叫过“姥爷、爸爸”后,便泣不成声。

程少伯问道:“杏元,我和你姥爷今天前来,就是想弄明白你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也好让我们心里有数。”

听了这话,程杏元停止了大哭,从头到尾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完全想不到的种种罪行,让范沉香与程少伯大吃一惊。

原来,当初与范沉香建立了幕后交易关系的唐人杰,这些年来一直是程杏元与范药圣、范药佛的老主顾。他当初离弃开泰系军阀张太师后,便通过川岛太郎混进日本人的帐下。川岛完蛋后又几经辗转,成为国民党华北行辕的卫生处长,淮海战役中被俘后,改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梁必业部。由于多次为该部解决药品供应,赴朝后成为梁必业部药品供应处长,负责从国内采购中西成药以为军需,总共从程杏元手中购买虎骨追风膏、羚翘解毒丸、冰硼散、合胃散、牙痛散、止咳露、止痛散、跌打丸、十滴水等等,数十种中成药,从上海、武汉范药圣、范药佛手中购买碘酊、仁丹、盘尼西林、阿司匹林、百浪多息、可卡因、乙醚、甲醇、吗啡、磺胺嘧啶等西药与消毒剂。开始时,唐人杰以批量大一再压价,程杏元与范药圣、范药佛也看在老客户的份上,再三让利,最后在无利可让时,唐人杰依然要求再把价格压缩三分之一,并暗示说,药品的配料与质量他不抽检,有质检单让他交差就行。程杏元虽然听明白唐人杰是让他偷工减料,但他自幼受严父教诲,宁可钱不赚,也不能偷工减料卖假药,所以还是拒绝了。不料,范药圣与范药佛兄弟经不住唐人杰的纠缠,最后还是与他签订了合同。



罗萌

后面是一个草船借箭侏罗纪版。一只大恐龙,张着血盆大口,被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改锥、水果刀、叉子勺子等插满全身,粗暴、沉默、好看。最强的东西有时候也是最脆弱的,这个世界拥有的原子弹威力,足够把地球摧毁N次,但我们害怕的却是陌生人怀里的刀子。

这个时候到了中午,最难以忘记的场面出现了。离这个楼的几百米距离,忽然一声巨响,天空炸开一朵黑云,就像飞机撞上了一座虚空中的世贸大楼。曼哈顿上空蘑菇云升起,旁边一个美国小孩问她妈妈,这就是当代艺术么?她妈说:对。

蔡国强后来自己也说:“希望能能够在晴天创造出不安的阴影。”

最尴尬的香艳之旅
看展不光是阳春白雪地欣赏艺术,还有尴尬品鉴异域文化的时候。有一年,我去法兰克福看展。那一次时间紧,房子特别难找,我们一行住到了200公里外的一个小城市里。当时心想每天要闻鸡起舞了。还好提前一天,有个朋友给我电话:可帮你们找着法兰克福内住的地方了!地址在哪里,快去!我们特别兴奋,退了房抱大包小包就踏上了出租车。一说地址,司机看了看我们,没说什么,给油开路。历经200公里,杀入一片街区的正中央。

我往左边看,巨大的S形身材裸女霓虹灯招牌;往右边看,一排足足妇女在街边盈盈浅笑手勾你。除了没有阿姆斯特丹的橱窗秀,一切都证明我们来到了红灯区。一路沉默的司机转过头用德语跟我们的翻译说:“先生,这个地方不安全,我建议你们把行李放到酒店,再过来享受。”

翻译同志指着旁边一层妓院,五层客房的楼,沉着地说:“我们住这儿。”司机带着“这帮亚洲客人太牛了,好不容易出国几天就扎根于妓院。他们的国家禁欲到什么程度”的表情,落荒而逃。可惜我们辜负了司机的期望,光顾看展,没光顾妓院。最后,我们必须看展了,大家说放枪一下吧,我一定要看一行都是好同志,也辜负了读者期望,还是没去我们酒店的一层放松。我们到了两小时车程外的度假胜地巴登巴登,来到一个著名的露天游泳池,水清流非常好。游累了想去蒸桑拿,找路标,发现一个牌子指向桑拿房,但上边还有符号:一个裤衩,上面一个叉子。不让穿内裤?那桑拿浴中呵。

我们顺着路标来到桑拿房,一推门,瞬间石化。迎面两个青春靓丽的小姑娘,轻声细语,谈笑自如,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向我们——全裸!

再看,整个桑拿房,年轻人三两成堆,全部不着寸缕。热腾腾的空间里,满眼都是白花花的肉体。我们一行羞涩了几秒钟,马上进入自卑状态。你知道,这种场合,亚洲人真没自信跟欧美人比个头。但仅仅十几秒过后,发现根本没人特意看你,更不要说看关键部位了。大概一分钟,我们也终于镇定下来。

镇定后镇定,但我们绝勇气拿下裹在腰间的浴巾。可这么后退走,又觉得别扭。于是故作潇洒,继续前行,走到另一边的门口,出去就不敢再回头。

平复好心情,和导游聊天,说太刺激了。导游说附近还有一家这个泳池的姊妹店,是百年老店,建在一个老官邸里,奢华高贵。我们想,又能泡澡又能欣赏设计,何不去?欣然前往,到了此洗浴中心,果然官邸改造,空间宏伟。

进去之后跟闯关一样,三道关。第一关,淋浴。脸盆直径的大粗管子,活现二战时期的炮筒,标准老牌帝国主义物件,直接被喷爽喷晕。第二关,没收。服务生说各位腰间的浴巾交出吧。因为有刚才泳池的经验,我们还是有一点心理准备。尝试挣扎未果,乖乖交上浴巾。

第三关,进店。进入就像酒店大堂一样的前厅,众多金发碧眼的老少男女,或游荡交谈,或问询服务,或静坐休息,一派悠然景象地——全裸着。

今天这趟,真是史上最尴尬的艳遇。

事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除了裸体洗浴,欧洲还有其他“裸项目”。裸体高尔夫、裸体滑雪,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裸不来。西班牙有一阵要取消裸体海滩,众爱好者纷纷游行抗议。怎么抗议?太方便了,直接全裸着示威啊。裸体主义者有自己的学术根基,认为衣服会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被遮蔽起来、能引起性欲的部位上,反而激发起一种不健康的淫欲。如果大家都不穿衣服,不特意关注某些部位,羞耻心消失,自信心增强,就不会有邪念。还能欣赏人体的优美和尊严,何乐而不为!

但不管什么文化什么风俗,一个想法已经深植于我们脑中:要么说不管小说电影还是文化,欧美人淫荡的功夫比亚洲人差得多呢,他们20岁就已经对异性毫无神秘感了!

蔡萌
热门电视剧《奋斗》主角原型浮出水面,讲述随波逐流中消失的那段“奋斗”

蔡萌

蔡萌

蔡萌

蔡萌

蔡萌

蔡萌